

一切都会好起来

社会实录



廉思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上期回顾

“蚁族”陈华对工作的要求很简单,先养活自己再说,而对爱情,他更是无法要求……

刘东,1980年出生,湖南人。2006年毕业,至今已在北京打拼将近三年。三年间,他数次在“聚居村”内外搬迁。他说,他只需要一个首付,只要有了首付,他再苦也要买房,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刘东曾经的最高学历是中专。他本来是个很老实的学生,但这三年的中专使他有了些许改变,“什么都没学到,倒是学会了抽烟,学会了打架”。由于对自己以及学校感到失望,最后的毕业合影他都没有参加,便提前离校,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他最先去了广东。打了两三个月的工,使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他发现,对他这样一无技术二无关系的人来说,不继续读书是没有出路的。可是对他来说,回家复习,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有点难度,他便在报纸上翻找一些培训学院。有一次他在报纸上找到江西的一个学校,地址是江西某城市北京路。他想,北京多好啊,干吗不去北京读书呢?

刘东就这样选中了海淀走读大学。那是2002年,刘东22岁。他说:“我学习十分刻苦。毕竟在社会上吃过苦,知道有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而且我家里不富裕,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脑瓜不是很聪明,但我相信勤能补拙。”

一年之后,由于刘东成绩优异,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学校还给他免了两门课的学费。

2006年,刘东拿到了自考证。刚走出校园时,他多少有一些胆怯。与漂在北京的其他大学生相比,他的劣势一目了然——他怀揣的只是专科文凭,而且是自学考试的文凭。文凭低也就罢了,偏偏学的又是心理学。

其实当初在选择专业时,他本想学法律,最后当律师。但亲友一致认为,刘东内向,嘴笨,做不了律师这一行。他便退而求其次,填了心理学。

他的第一份工作找了一个多月,最后找到一个新成立的教育顾问中心,投了简历。这个公司计划招42人,最后却只招了刘东一人。刘东苦笑道:“可能这公司太差劲,没什么人报名,所以他们就要我了。”

这份工作没有底薪,做一次心理咨询发100块钱。初入社会的刘东没什么维权意识,没底薪就没底薪。但这家公司因为管理不善,不到两个月就倒闭了,刘东只好再找工作。有人提醒他:根据法律规定,公司需要支付最低的生活保障。刘东回去交涉,果真拿到1280元。刘东就这样拿到了毕业之后的第一笔收入。

刘东失了业,又开始到处投简历。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找到了北大一个研究所,那个研究所是做测谎设备的。研究所的一位教授看到他的简历,给他打来了电话,张口就问:“你有什么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吗?”刘东说:“没有。那东西没有一点用。”

但教授还是要刘东去研究所见一面。见面后,教授拿出一本全英文专业书,从中挑出一段,说:“你现在把它翻译一下。”

看了五分钟,刘东开始给教授口译。由于生涩加紧紧张,他念得结结巴巴。教授是个很好的人,耐心听他吞吞吐吐地念完,说道:作为一个自考生,能把文章翻译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明天你来上班吧。

就这样,刘东得到了他的第二份工作,月薪1800。回去之后他查了一下教授的名字,才发现自己大学的教材居然就是这个教授写的。

“教授比较好说话。比如你要请假,他就说行,绝对不会为难你或问你有什么事。我呆的实验室,在整层楼的最里面。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夏天开着空调,我把门一关,自己在里面睡觉或者做实验,非常自由。我还到外面四处拉人当受测人,以研

发相关仪器。我去过北大的三角地,也四处贴过广告,还在马路上拉人——看车的阿姨,炒菜的厨师,只要能拉来的,我都厚着脸皮去找。”

刘东当时所住的地点是二里庄小月河,一个房间,八个床位,住了七个人,一个空床位用来放行李,条件十分艰苦,平均每人每月两百多元房租。他从2003年就住在此处,当时是为了到学校听课方便。当他在北大研究所拿到工资之后,便在西北旺找到一个月租350元的筒子楼。尽管房间依然简陋,刘东却无比满足。他用自己的能力,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那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研究所的教授人非常好,但经营管理方面却不太行。投资方投了一百多万,一年之后却没有什么收益。刘东觉得研究所的前途并不太好,加上他发现测谎这个行业非常狭窄,一旦做久了,就不易转行。而且北京只有三家单位在做这一行,假如跳槽,就只有两次跳槽机会。“我想尝试别的工作,于是从研究所辞了职,并开始给一些IT公司投简历。”

后来刘东去了一家网页制作公司,工作是制作网页跳转流程。工资涨到了每月2500元,从事的又是一个新的行业,刘东对自己的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但不幸的是,那家公司在年底将刘东辞退了。

失业的刘东经济窘迫,为了省钱,他又搬回了小月河。“我搬回去的时候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是我以前住的同一个宿舍的同一个床位,一连好几天我都睡不着,感觉奋斗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原地方。那里人太多太乱,而且宿舍没有人管理,很多人都把女朋友带到里面。我讨厌那样的脏地方。”他躺在一年前曾经躺过的床上,跟一年前一起住过的室友苦笑着开玩笑:都快三十

岁的人了,怎么越混越回去了?

盘算之后,刘东发现,虽然他对测谎这个行业有成见,但目前来看,他还是最适合做测谎这一行。“正好此时清华同方下的一个做测谎的小公司在招人,于是我又去应聘了。谈了一个小时,他们要我了,工资是每月4000元。”

刘东对目前的工作很顺心,但他自工作以来,却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钱。“现在上班基本上是月月光。”刘东有些不好意思。

刘东不想离开北京,但他也希望尽早结束这种租房住的生活,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虽然北京房价高得吓人,但刘东对买房这件事充满信心:“我现在就是缺个首付。有了首付,月供就是小事了。省吃俭用,总能把房子的事搞定的。”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在北京打拼。刘东有一个中学同学如今在当地监狱当警察,多次劝他回去考公务员,但刘东并不想回去。

当初跟刘东一起住在小月河的六个兄弟,如今只有刘东一人还留在北京,互相之间也基本失去了联系。他们都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只好离开这个大城市。有的人在宿舍里闭口不谈现在的工作状况、经济状况,突然某天打来电话,告诉其他的人,自己已经回老家,再也不回北京。也有人从宿舍里走出去,坚决不让送,自己拉着皮箱,把门一关就走。

刘东说起那些日子,十分苦涩:“我们一屋人在小月河住了三年,中间都没有换过人,互相之间关系非常好,只不过大家都觉得来北京闯一番不容易,如果因为混得不如意而回老家,脸上非常无光。有时候我会看出哪个人工作得不如意,有可能在月底拿到工资之后会消失,但不会去问。我们在这件事上只是保持着一种默契。没人说,也没人问。”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畅销读物



郝洪军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09年11月掀起的足坛反赌打黑为切入点,结合作者10多年记者生涯的亲身经历,以第一手资料,对足坛诸多疑案逐一解析、再现。每篇小文独立呈现:新加坡足球联赛,中国足球集体参赌;一份长达几米的赌球账单;赵本山遭辽足勒索巨款,黯然离去……一连串的落网之鱼,交代了什么样的惊天内幕……

上期回顾

2009年底这次打假打黑风暴中,随着许宏涛的落网,我们终于发现了成都足球荣誉背后的丑陋……

写到这本书最后一节时,在香港落幕的东亚运动会上,中国香港足球队点杀日本队,夺得冠军;而同样参加本届运动会的中国国奥队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形同一条死狗;在北京,一家叫“哭球”的餐馆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该餐馆的主人叫任杰,因赌球倾家荡产,后迷途知返,戒赌成功,并以餐馆来劝戒他人戒赌。比如,在他的餐馆里,“黑哨”、“上帝之手”等都是当家名菜……

此间,足协公布要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足代会。足协为什么在这个敏感时刻召开这个会?有人猜测,这个会议和打假打黑会有多大关系?由于成都谢菲联和广药已打假球,他们被降级的话,明年中超如何打?关键是,打假打黑还在继续,谁知道警方下次公布最新案情时会牵扯出哪支中超球队?

我知道,在中国足协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对他们寄托的希望往往都是奢望,最后也会变成绝望。本次足代会如果想借助打假打黑的东风,彻底摧毁腐朽的管理体制,真正让职业足球与市场对接,这或许能点燃人们对中国足球的希望之火。

2004年,以徐明、张海之流掀起G7同盟的大旗造反时,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与足协争夺中超的经营权。超级联赛,经营里最大的蛋糕是电视转播权、赞助商以及门票、场地广告等市场开发项目。2005年初谢亚龙上任后,成立了所谓中超公司,要以此行使职业联盟的职责,但中超公司又是什么货色呢?

中超公司章程草案里规定,该公司的资本“总额为200万元人民币,而其中中国足协出资72万元占

有36%的股份,包括厦门蓝狮和长春亚泰在内的十六家中超俱乐部分别出资8万元占有4%的股份”。从资本投入来看,足协算是大股东!

足协出资72万,争老大的位置不是想为各个俱乐部切实谋福利,而是谋求红利里最大的蛋糕而已。72万相当于孙悟空的72变,时刻准备着对付基层俱乐部形形色色的人。谢亚龙还有必要探讨孙悟空的产权归属谁这样弱智的问题吗?中超是足协的私有财产,就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

我们从中超公司董事会决策机制来看,“一般决议须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重大事宜——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以及修改章程的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意味着,尽管足协是大股东,但十六家中超俱乐部如果联手,在重大决策时完全有否定大股东(足协)的可能性!

但足协却做出严谨的预防措施。中超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不得以任何方式控制一家以上俱乐部,或对一家以上俱乐部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否则相关俱乐部将自动失去公司股东资格”。通俗地讲,高压线设在这里,谁想合伙造反就等于自杀!

足协敢如此盛气凌人,这是中超公司的性质决定的。中超公司章程规定:“中国足协作为中超联赛产生的所有权利和最初拥有者,授权公司代理经营和开发中超商务资源”。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超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代理公司,说得通俗点,足协等于把旗下福特宝公司换件马甲而已。而作为“臭名昭著”的福特宝,在这场中超公司的闹剧里扮演的绝对也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足协所属的福特宝一直“代理”着职业联赛的经营权。仅以足协公布的2004年中超预算为例,在支出部分里,福特宝公司的代理费为1098万元人民币,抵偿广告板费用是1882万元人民币。这仅仅是见得人的账面上所显示的数字,这也是各个俱乐部对职业联赛经营出离愤怒并一度拼死争抢的原因所在。

可见,拯救中国足球,客观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司法力量要严厉打击足坛假丑恶现象;二是中国足协必须要迅速完成改制,把联赛的经营权、管理权交给由各家俱乐部代表组成的职业联盟。自1994年起,足代会开过多次,所谓各种改革,诸如转会制、升降级制、降薪制等,都是在现有体制内的改良而已,足协始终顽固地把持着联赛的经营权与管理权。本次足代会如何?我们只能期盼……

除了足代会,同样,足协对中国联赛的失控,也佐证了中国足协的昏庸无能。足坛假丑恶只是一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诸如尤可为、刘红伟、范广鸣这些嫌犯,他们从本质上说不是十恶不赦的,他们只是同流合污。如果他们是一棵树上的腐烂果实,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因为这棵树生存的土壤钙化而导致根儿烂的结果。

再有,警方打假打黑的力度、范畴也值得关注。对王珀、王鑫、尤可为这些人来说,他们仅仅是参与了赌博吗?如果他们控制了比赛,参与赌博的同时又与庄家联手开盘,这触犯的是哪条法律?事实上,赌球常常是这些人牟取利益的一种手段,而直接坐庄开盘,其获得的利益可能是赌球的百倍千倍……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中国足坛发

生的某些赌案背后有着黑社会背景。赌博最猖獗的2005年至2008年之间,许多球员被砍杀,而被砍杀的球员大多数都和赌球有关。据知情人透露,诸如青岛,三种黑势力控制着赌球业,如果警方只盯着刘红伟、王守业、左文清等人,忽视其涉嫌犯罪的背景,打假打黑显然就失去了革命性与彻底性。

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彻底?参与足坛打假打黑的警方不妨学学重庆。黑社会成群结队地被抓进去了,有些律师苍蝇一样飞过去,比如有个北京律师叫李庄,他为了捞人,与被辩护人频频做伪证,短时间内竟从嫌犯家属那里套来两百多万,并承诺嫌犯不判死刑,尚需要两三千万元……

李庄以及和李庄一样涉嫌犯罪的律师被重庆警方依法逮捕,人们拍手称快。都以为把黑老大或贪官们抓起来了,打黑就很完美了,但打击的触角很有激情,转而又伸向黑律师,这种力度堪称彻底!

所以,至少我个人认为,足坛打假打黑有个良好的开始,但从目前两次公布的案情来看,打击的则只是皮毛,下一步如何走?打击是否还会有深度或广度?

悬念继续,希望之火还在熊熊燃烧……

这把火会烧死多少牛鬼蛇神?这是悬念!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把火能成燎原之势,它就能烧出满天的朝霞,那么,中国足球真要天亮了!这也意味着,几十年后,中国足球将成为世界足坛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队进世界杯一旦像进商店、宾馆或者厕所那样容易,那时我们再回首2009年的冬天,不管是多么严酷、多么寒冷,心里肯定会温暖且充满感激!

祝福并祈祷吧,为中国足球!